

H U A K A I D I Y I Z H

花开第一枝



花开第一枝

H U A K A I D I Y I Z H I

—五公人物志

百花文艺出版社

花开第一枝

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編
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哈洛道12号) 天津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8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書店發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1/4 插页 2 字数 219,000

1963年9月第1版 196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0

內 容 提 要

我国农业合作化的第一枝花朵，开在什么地方？它开在河北平原藁阳县的五公村，是毛主席“組織起来”伟大号召的直接产物。二十年来，这朵花一直保持着光彩，而且越开越紅，越开越美。二十年来，它是怎么走过来的？经历了些什么样的波折和斗争？人們的思想感情又有些什么变化？……这是人們都想知道的。

《花开第一枝》这本书，用《史記》紀传体描写了这个社在两条道路和其它方面斗争中的一些人物，它表现了合作化、公社化运动对人的改造，反映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

插图： 秦 征

目 录

- 耿长锁印象记王 林 (1)
- 我走过的路耿长锁 口述 (10)
- 耿长锁的故事刘怀章 (15)
- 耿秀峰同志张庆田 (32)
- 老四户艾文会 (42)
- 耿长锁的老战友于雁军 (60)
- 耿长锁的好助手刘怀章 (73)
- 张 端艾文会 (87)
- 双美图李满天 (98)
- 赤心记韩映山 (115)
- 李第二小传韩映山 (126)
- “铁大人”马云鹏 (136)
- 晚年的心愿叶 蓬 (152)
- 重圆谱葛 文 (163)
- 刘玉巧于雁军 (172)
- 杨 管张存杰 (181)

古朴高風	李秀、瑞增、鎮柱	(189)
孤儿一战士	刘 真	(203)
拖拉机上的姊妹花	克明、韓映山	(219)
农业战线上的新軍	叶 蓬	(235)
新的一代	郭澄清	(256)
从工厂到农村	南 吕	(273)
两个农村姑娘的日記	李惠英、师桂英	(281)
富裕中农李亨通	克 明	(298)
“搖搖摆”	何建平	(312)
不要忘记这件事	馬云鵬	(326)

附 录:

五公合作化、公社化运动二十年大事

記..... (338)

五公小唱.....王林 詞、王玉西 曲 (351)

編后記..... (355)

耿长鎖印象記

王 林

在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上，饒阳县五公村耿长鎖同志的名字是大家熟知的。五公村的合作化运动，是从一九四三年冬天，随着党中央十月一日“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指示和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組織起来”，随着中共饒阳县委“組織起来，生产渡荒”的口号，而迈开了历史的脚步的。因此，耿长鎖同志的名字，象征着中国农民的新生，象征着中国农民坚决按照党和毛主席指引的集体幸福的道路走的要求和理想。

全国解放以前，一九四八年春天，我在饒阳县西南部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当时的县委书记李太同志，曾經領着我到五公村参观过耿长鎖的“土地合伙組”，并且会见过耿长鎖同志。当时限于思想水平和忙于完成扩軍任务支援前綫，我还不理解“土地合伙”在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意义。李太同志那天領着我先到“土地合伙組”的“打繩組”，叫

我大略地看了看“打繩組”的設備，就領着我到耿長鎖同志的家里去了。耿長鎖同志和他的老伴兒一見我們，很高興，微笑着，可是雙眼通紅，像是相對哭泣過。我當時不知道耿長鎖同志在村里擔任什麼工作，也不知道他們兩口子為什麼事哭，感到有點兒詭異。只聽見李太同志安慰他們兩口子說：“不要叫德祿去了吧！你們只有這一個獨生子，老鄉親們也是能原諒的。”耿長鎖同志低著頭連忙說：“不不，他既然報了名，就叫他去吧。自己的兒子不去，還怎麼張嘴動員別人呢！”李太同志連著用上邊說的理由攔阻他，他也連著用他說過的理由堅持“以身作則”。二人爭持了很久。

我跟著李太同志從耿長鎖同志家走出來，問了問，才知道耿長鎖同志是村的黨支部書記。李太同志昨天曾經來過五公村，知道耿長鎖同志的兒子德祿在參軍大會上報了名，老兩口子只有一個兒子，心裡有點捨不得離開他。昨天李太同志就以縣委負責人的身份說過不叫德祿參軍，耿長鎖同志沒答應。李太同志知道他的脾氣，所以不放心，今天又來勸說。

我聽了李太同志的介紹，不知道怎的竟激動得流出了熱淚。他們倆的對話，既簡單又朴素，聲音也很細微。但是像有千鈞之力一般打動了我。我跟著李太同志走出五公村很遠，竟說不出一句話。

蔣介石在美帝國主義操縱之下，當時正在瘋狂地進行內戰。把自己的兒子送到前線去，保衛自己的勝利果實，是每個愛國者義不容辭的。耿長鎖同志也是這樣。但是不論覺悟多麼高的人，處在這種情況下，心裡也難免有矛盾。這就是

一九五九年... 个人... 国家... 革命... 斗争... 胜利... 幸福... 生活... 工作... 学习... 进步... 发展... 繁荣... 富强... 民主... 自由... 平等... 博爱... 和平... 合作... 友好... 团结... 友爱... 互助... 互爱... 互敬... 互重... 互信... 互谅... 互让... 互谅... 互让... 互谅... 互让...



一九五九年

所謂“人之常情”吧。一個人能以身作則，戰勝這種“人之常情”，說來容易，做起來並不簡單。像這樣的模範例子，在老根據地可以說是“汗牛充棟”。但是那中間的複雜而微妙的內心鬥爭，卻是藝術家所描繪不盡的。耿長鎖同志雖然有矛盾，也有痛苦，但是在縣委書記的關心體貼之下，仍然堅持了以身作則的共產黨員作風，深深感動了我，也深深教育了我。因而把它寫在日記上，並且長久活躍在記憶里。*

全國解放以後，報紙上不斷介紹五公村合作化運動的經驗，耿長鎖同志的名字也在報紙上常見了。我每一次見到他的名字，就想起那一次的印象。我跟相信日月運轉一般相信，一個村里如果有那樣一個以身作則、先公後私、公而忘私的領導人，一定能把全村的合作化運動帶動好的。

後來胡蘇同志曾經在五公村工作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他跟我講過很多耿長鎖的故事，其中收養四個孤兒的故事，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一戶中農，一戶貧農，父母雙亡之後，留下四個孤兒孤女，大的不過十來歲，小的才六歲。一戶祖傳的土地，每人平均六畝半好地；一戶在土地改革以後也有足夠的耕地。但是孤兒孤女不會自己耕種，只好請求親戚伯伯“捐種”。一九四八年秋收很好，但是“捐地戶”分給孤兒孤

* 按耿長鎖同志在當時只有一個兒子，叫德祿。耿德祿第一次參軍是在一九四六年，才十四歲。一連入伍兩次，都因為年幼，個子長的又小，被遣返回家。一九四八年春第三次報名參軍時，他也不過十六歲。耿長鎖夫婦對兒子參軍已經有了鍛煉，按理說心情上不應再有較大的波動。但我的日記卻是那樣記載着。這也許是因為耿長鎖同志有“魚肉盤睛”的眼疾，而使我發生錯覺。我跟着李太同志到他家去，耿長鎖夫婦還記得。（一九六三年三月補注于五公）

女的粮食过不去冬。一户是亲姑守着孤侄痛哭，一户是外祖父守着孤孙长吁短叹。最后他们把这四个孤儿孤女领到“土地合伙组”，要耿长锁同志收留下这几个孤儿孤女。耿长锁同志跟“土地合伙组”的成员商量，有的成员说：“咱们组的力量还太小，养活得起这四个张嘴的吗？”有的说：“他们不但还不能干活，连自己也照顾不过来，衣裳、鞋袜、缝缝补补的事都得麻烦别人……”耿长锁同志说：“咱们拉着棍子要过饭，今天生活好了，能够看着别人拉着棍子要饭去不管吗？咱们宁可把稠的变成稀的，也应当把这几个孤儿抚养大啊！……”其他的成员也就同意收下了。从此，耿长锁同志的老伴儿徐树宽同志，就成了这几个孤儿孤女的“社会主义母亲”，照管他们的吃穿，组里还把他们送进学校读书。

我当时听了这个故事，只觉得耿长锁同志阶级友爱的品质好、风格高，跟一九四八年春天他儿子参军的影响凝结起来，更觉得亲切，更觉得高大了。可是一直到一九五八年冬，学习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以后，我才再提高一步地认识出那是一种“组织起来”的优越性，那是一枝最新最美的社会主义理想的花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古代圣贤几千年来的希望和理想，今天“组织起来”有力量了，有把理想变成现实的可能了。

五公村的合作化运动二十周年了。二十年来一直是沿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所指引的道路，健康地向前发展着。但并不是风平浪静的。从外部袭击进来和从内部蜕化而生的阶级斗争，也是一浪逐一浪的。一九五一年，全国还没有完成对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秋后有个披着北京某大学机关生产采购员外衣的李恒信，住在“合作社”(一九五一年由“土地合伙组”，发展为十八户的“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里收购花生。他们成天价大吃大喝，酒肉不离嘴；并且拉着耿长锁同志参加“宴会”。耿长锁同志以粗食淡饭自甘，从来没有沾过他们一口酒、一块肉。李恒信拉耿长锁跟他们合伙投机倒把，耿长锁同志说那是“坑害国家”，不干。于是，李恒信又想法进一步拖耿长锁同志下水。有一次，这个“采购员”偷行市在深县商村买进一批花生油，于是通过副业股长引诱耿长锁说：“我刚买进四十大桶油，行市就涨了。算你们合作社一半吧，点点头就分一大笔钱！”耿长锁坚决拒绝了这种引诱。李恒信以为耿长锁的胆子小，又转弯抹角地引诱说：“你看我们住在你们社里收庄，赚钱很多，怪不好意思的。这批油算你们社的一半股，就当你们社的报酬。”耿长锁同志仍然拒绝了。但是想发资本主义横财的个别社干部和社员知道了这件事，却大闹合作社，讽刺耿长锁同志：“怕钱扎手，怕票子咬人”、“看见财神爷往外推”、“看见银子连腰也不弯一弯”、“肉包子填进嘴里了还硬往外吐……”，耿长锁同志说：“我们是庄稼人，庄稼人仗着双手从地里刨食吃，不能走歪道、发横财。我们是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合作社社员，不能违犯政策贪便宜。”始终坚持了正确的道路。“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县人民银行清理农村贷款账目，“耿长锁农业合作社”的贷款总额惊人，而“耿长锁农业合作社”自己的账本上却寥寥无几。

同时，安国县和束鹿辛集的油坊，也有用“饒阳县五公村耿长鎖农业合作社”公章拖欠的眼目，数目也挺惊人。

大伙愕然了。耿长鎖同志和乔万象會計拿着单据看看去，看出单据上的字迹不是乔万象的笔体，而耿长鎖本人，从来又没有亲手开过单据貸款。又仔細看，发现单据上的印章和字迹是“黑盖紅”，而不是“紅盖黑”，証明是先打了印章，而后再写的字。再經考查，考查出单据上的字是李恒信模仿着乔万象的字体写的。經人民政府的努力，最后破了案：农业合作社的公章是李恒信偷盖的。

看来資本主义的“錢”就是能“扎手”，資本主义的“鈔票”就是能“咬人”，資本主义的“肉包子”填到嘴里了就得“硬往外吐”！

从整个社会看来，这不过是一场小風波。但是对于十八戶的农业合作社和耿长鎖同志本人，却是个惊涛駭浪。耿长鎖同志如果吃几次奸商李恒信的“請”，或者吞下他那个“肉包子”，那可就真吞下一顆“糖衣炮彈”，吃慣了嘴，跑順了腿，后果是不堪設想的。

坚决不怕資本主义的錢“扎手”、“咬人”的社内干部魏連玉，当时是个副社长。这个魏連玉，綽号叫“搖搖摆”，幼时学过买卖，又是当过小业主的少爷，也給国民党干过小差事，因此装满了一脑門子资产阶級思想和世故。晚年潦倒了，穷困了，利用嘩众取宠的手段，騙取了党和社員的信任，混进了党，混进了合作社。可是他的世界观、人生观沒有經過彻底改造，他“人穷心不穷”，一有适当的气候就慫恿社員走抄

道、找便宜，“一本万利”，拖着农业合作社走资本主义道路。

“三反”、“五反”运动使大伙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可是那位副社长的资本主义贼心不死，他利用耿长锁同志赴苏联参观的机会，企图把耿长锁同志一脚踢开，篡夺领导，独揽大权。当时就被社员群众发觉，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后来又在驻社工作组领导下进行了复杂的斗争，才把这个个人野心家的野心打退。十年前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还仅仅认识到在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里，个别的投机分子的出现，是难免的。今天学习了党的“中全会”的文件，才认识到这个副社长正是一个投机分子，跟他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被消灭的阶级残余分子时时想复辟，这是它的阶级本色。可是从人民内部也会蜕化而生资本主义分子、投机分子和个人野心家。他们利用一时的假积极，或者以哗众取宠的办法，给群众一些小恩小惠，骗取信任，企图篡夺领导权。魏连玉这个具体人是已经死去了，但是这类人的“阴魂”还是不容易消散的。

公社化以后，我也曾经到过五公人民公社。比起合作化运动初期，经济基础大得没法比，又有拖拉机站，又有发电厂，又有木厂、铁厂、粉坊，以及畜牧场等；粮棉平均亩产量，五公大队也超过合作化前一倍多。但是耿长锁同志仍然像开始成组办社时一样朴素、勤俭。令人感到又亲切，又可敬。耿长锁同志正像民间谚语所形容的：“一步一个脚印”，“一口唾沫一个钉”，从来不肯用群众的劳动果实“仗义疏

財”，也不会以“救世主”的姿态叱咤群众。毛主席指示的“勤俭办社”、“民主办社”，耿长锁同志是能够拳拳服膺、脚踏实地、贯彻始终、二十年如一日的。

我走过的路

耿长鎖 口述

“七七”事变前，五公村是个穷村。村虽穷，地主富农对穷人的剥削却很厉害。地主用高租子把地租给贫农和无地的户，每亩十几块现大洋的租钱，打的粮食大部份交了租，自己剩不下几颗；年头不济，租子也得照样交。除了高地租，地主还用大利钱剥削人。那时讲究“三分利”，十个月为一期，借十块钱，十个月后就得还十三块，到时要是还不上，利滚利，过三十个月，就得还二十块钱。村里的政权，也是由地主富农把持着，随便派差罚款，谁不纳，就叫衙门里的狗腿子来给抓进“官店”。那时候，不知道有多少穷苦人家，被地主富农们剥削得倾家荡产，欺压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我家原有十亩地，一来纳不起差钱，二来遇上了荒年，在我父亲手里就卖出去了。后来就租人家五亩二分地种。除了交租子，剩下点糠糠秕秕哪够吃？没办法，只好纺经子、

打绳。打绳没有本钱，就打手工。打手工同样受剥削：打一架子绳，才一个铜子的手工。头明干到点灯，挣的钱才能买一斤多粗粮。从大年初一到腊月三十不歇工，过年的时候连顿饺子也吃不上。有一年，又到了三十，我看爹和娘一天比一天老，娘还坐下了喘病，家里一点白面星儿也没有，觉得实在对不起老人。这时街上传来“谁买白面”的吆喝声。我从抽屉里抓出仅有的十几个铜子，端起个簸箕就出去了。一看见放在街当心的白面担儿，我心里不由得又犹豫起来：不买，心里过不去；买吧，明几个吃了，后天就掀不开锅。我围着面担儿转了三四圈，捏得手里的铜钱出了汗，直等卖白面的挑起担儿走了，我还立在那里作难。

看看日子实在混不下去，我十八岁上，娘给我打了行行李卷，打发我到绳铺当工人去了。这是我头一回进饶阳城，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护城河围着一道破破烂烂的城墙；几个嘴里叼烟卷的巡警，弓着腰站在城门口，他们看见阔人的小轿车，直起腰来行礼，穷人进出，裤兜子全给翻过来。我浑身上下被翻了个遍，憋着一肚子气进了城。大街上，来来往往的，是挺着肚子的阔财主和衙门里的当差的；扛脚的苦力、进城要饭的庄稼人，全得溜着墙根儿走。我心里说：天下老鸹一般黑，城里乡里全一样呀！

我进的绳铺叫“协记”。东家叫董大车。这是个双料的坏东西：是资本家，又是地主。铺子里七八个伙计，简直是他的奴隶。顶星星熬月亮的一天干十二三个钟头，累得要死，他还找缝拿干工：晚上给他守门，早晨给他打水，麦响大热